高天倫訪問記錄

訪談時間：2011.0715.0840-1030.

複閱時間：2011.1217.0830-1030.

訪談地點：高寓

複閱地點：高寓

訪談者：胡志政

記錄者：胡志政

問：請問您加入「中華戰略學會」的機緣及過去擔任學會會員的心得。

答：原先我只是會員，後來因為軍事研究會的執行秘書喉嚨病了，沒有辦法講話，所以找我去代理他的執行秘書，當初答應他只代理三個月，等到病好了以後我就回去，但是到了後來他的病好了我代理的時間也到了，他說我們老同學你走什麼嘛，在這裡又不是沒有你的位置，你就在這兒幫幫忙算了，我那時候覺得在家裡也沒事，我就在學會這裡聊聊天，就留下來了。

問：請問高將軍您的那位同學是哪一位長官？

答：楊岸邊。我們是戰爭學院五十九年班的同期同學。

問：將軍您能不能簡單地敘述一下您求學及從事研究的背景。

答：我個人求學的背景是這樣的：我在民國三十四年初我就從淪陷區到皖北。以重慶政府來看皖北算是敵後的地區，敵後還有我們一塊廣大的地區，有我們的部隊和兩個流亡政府，一個是山東流亡政府，一個是江蘇流亡政府。我到那兒去準備就讀江蘇流亡政府辦的「第八臨時中學」。「第八臨時中學」的生活非常苦，原先老總統在民國三十三年冬天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沒有截止日期，於是我就在民國三十四年春天加入青年軍。是年秋抗戰勝利，開始復原。從軍時我已經完成高二上學期的學業，在復原時期青年軍有三條路可以選擇，第一是回家；第二是留營；第三是到政府主辦的青年中學或青年職業訓練班，每一個青年軍師都辦了各一個，我想我回家去幹什麼，我高中還沒畢業，我要繼續讀書，於是到嘉興青年中學就讀高三秋季班。我在民國三十六年高中畢業，我的志向是考大學，那時候大學不像臺灣的聯招制度，各個大學除了清華、南開、北大是聯招之外，其他的都是個別招生的。我那一年暑假考了幾個學校，北大、南開、清華的聯招，我先選了北大，另外我還報考了交通大學及中央大學。我考三個學校一個都沒有考取，那成績太差了嘛！考試的人那麼多，成千上萬的人去考，只有錄取幾百人，以那個交通大學來說，我還記得，他只錄取四百個人，結果有上萬人報考，我自己也知道考不取，年輕嘛就亂碰，反正那個時候穿著青年軍的制服往返上海、南京，坐車也不用花錢，那時候局勢很亂，軍人坐公家的交通工具不用錢，只要你穿著軍裝隨便你坐來坐去，最後我們的青年中學很好，他說你留在學校了吧，繼續補課。所以民國三十六年初大學考試完畢後我又回到青年中學，學校為我們沒有考取大學的幾十個人辦了一個補習班，照樣替我們上課補習，後來大概到民國三十七年，過了舊曆年，陸軍官校二十二期在上海招生，我想再去當兵吧，就去報考陸官，我就考陸官二十二期，不但考取了還名次蠻高的，我文學校一個也考不取，武學校在上海招生區榜首錄取。你看我報考別的學校什麼也考不取，考陸官我考第一名。考取了我就再當兵，到成都去受訓。民國三十七年以後局勢已經慢慢不利了，本來我們預定到三十九年才畢業，結果局勢不佳，提前到三十八年九月就畢業了。我們那時讀書一年半多一點，我陸官二十二期畢業後分發到臺灣來，三十八年直接分發到臺灣，而且一下子分發四百多名到臺灣，從我們那一期開始有臺籍學生，臺籍學生提前兩個多月畢業。我們畢業以後一下子就分發四百多人直接坐飛機到臺灣，路上一點痛苦都沒有，很平安幸運的一天，大概中午從成都起飛到廣州，我們到廣州機場的那一天，共產黨也在那一天進廣州城，他們還沒到機場，如果那時候他們到了機場的話，我們的歷史可能就要改寫了。我們到機場休息一下，連夜飛臺灣，飛到臺灣來以後就在臺灣做下去了。這是我的求學過程，簡單的講就是我是嘉興青年高中畢業，陸軍官校二十二期，戰爭學院五十九年班，也是戰爭學院的第一期，那時候的校長是余伯泉，後來是蔣緯國。

問：將軍您到「中華戰略學會」的因緣際會。

答：戰略學會在六十八年成立，年底，大概九、十月的樣子，還不到冬天，那時成立的，在三軍大學大禮堂，剛開始成立的時候當然還沒有會員嘛，我們三軍大學的教官及受訓的軍官班集合到大禮堂去充當會員，開成立大會。

問：所以將軍您那時候就在三軍大學？

答：我戰爭學院五十九年班畢業以後到四十六師服務一年，擔任師部的副參謀長一年，到民國六十年五月我就回到三軍大學去當教官。

問：戰院教官還是陸院教官？

答：戰院教官，野戰戰略組，就在那兒當教官就一直做到退伍，從那時候一直到七十五年退伍，我做了幾年教官後把我調升到副主任教官，也一直在野戰戰略組，然後當主任教官。

問：我看資料在六十七年在三軍大學辦了一個叫「全球戰略研討會」，會議中決定成立中華戰略學會？

答：那是一個臨時性質的會，我有一點印象，那我們都沒有參加。他不曉得找了些什麼人參加，我沒有參加。

問：可是我看那時候他動員了很多教職官去開那個大會？

答：好像我有沒有去參加？太久了，記不清楚，就算有參加也是去捧場，那個會一下子就沒有了。

問：六十八年成立的時候在三軍大學負責哪一個研究會還是？

答：戰略學會剛成立的時候有四個研究會，區分為政治研究會、經濟研究會、心理研究會及軍事研究會。每一個研究會都有一位召集人，另外還有一位幫他辦理業務的執行秘書，剛才提到的楊岸邊，他就是軍事研究會的執行秘書。

問：那時候軍事研究會的召集人是誰？是三軍大學的校長嗎？

答：它一成立的時候最高的就是理事長，雖然是蔣緯國創辦但是蔣緯國沒有擔任理事長，那時候理事長是陶希聖，蔣上將一直到宋長志以後才擔任理事長。

問：「中華戰略學」會與緯國將軍的關係。

答：學會與三軍大學也有很密切的關係，當時一開始成立的時候它一切的行政支援幾乎都是三軍大學在辦。各研究會的召集人實際上沒有做什麼事情，它就是一個召集人、一位執行秘書，它沒有班底，不像中華戰略學會的會本部，三軍大學就是它的班底，它要幹什麼都行，要召集開大會，大禮堂就讓它用，中午吃飯了，飯廳裡就可以做飯，三軍大學的行政處可以做一切的行政支援，它有班底；但軍事研究會它沒有，其他如政治、經濟、心理研究會都在外面我比較不瞭解。軍事的部分還是以軍人為主，而也還是三軍大學的人。三軍大學哪個學院呢？戰爭學院，就是戰爭學院。戰爭學院的做班底，學院的班底跟校本部的班底是不一樣的，學院本身支援能力比較差，也開過會，我入會以後雖然是戰略學會的會員，但我還是在軍事研究會，軍事研究會開會的話是在戰爭學院軍事研究會中討論。

問：所以那個時候在戰爭學院軍事研究會的會員寫文章或做的研究是比較偏向於軍事戰略、野戰戰略，還是國家戰略層級？或是兩者都有？

答：我在戰院只有做過一次，要上台做學術報告，那個時候找到我報告抗戰時期老總統變更作戰線的想法，由北向南改成由東向西。我就做了那麼一次報告，以後慢慢的會也不開了，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通通回到會本部。

問：在119期會訊中有敘述，大概在民國七十八年到七十九年，就是李登輝總統正式經由選舉當總統以後，有規定民間社團不可以涉及政府單位，所以那個時候「中華戰略學會」就離開了三軍大學。

答：對，有那麼一回事，後來就更沒有什麼作為了。

問：將軍您代理執行秘書是在軍事研究會還是總會？

答：在軍事研究會，就是剛才提到的那個楊岸邊生病不能當執行秘書，我就幫他，後來政、經、心、軍各研究會都沒有了，就只有一個中華戰略學會。國防部或陸軍總部有時候委託我們的研究，都是由執行秘書予以分工。那個時候學會幫國防部作研究還有一點研究費。剛開始國防部一年大概給我們十個題目，有時候到十二個題目，幾乎每個月都有一個題目，錢的數目我忘記了，大概都不少於一萬塊錢。我在代理執行秘書的時候成立一個國防部委託研究小組，就十來個人，一人研究一題，那時候就這樣做，題目來了我就看題目適合哪個人研究，就請他研究。

問：研究員都是學會裡的會員還是另外去請學術界的學者？

答：當然是自己的會員，我對外面的學術界沒有來往也沒有接觸過。都是自己的人，我在三軍大學當很多年的教官，我的學生很多，所以我那個時候推動這項工作也還算順利的。陳水扁上台以後他整我們，軍方不可以委託「中華戰略學會」研究東西，而要招標。你聽說過沒有，軍事學術研究的東西要招標？要民間也來競標，這不是整我們嗎？本來我們一年差不多十個題目，現在則要競標，有時候招標的題目就不完全是軍事的，有些題目我們都做不出來，有的我們不好寫。民間學者能不能寫我搞不清楚，以後就只能競標一個或兩個。現在三軍大學專門成立一個負責招標的小組，專門刁難我們，三軍大學和「中華戰略學會」過去是一家人啊！我有時候問他們：「今天標到幾個啊」？他們說最多就標到一個，要標多也標不到，現在中華戰略學會的經費已經不能靠研究，要靠人家支援、靠人家捐款。過去有財團的人一次就捐二百萬，後來還有人捐一百萬的，幾十萬的也有，會員裡面也有時候有人也捐一點，目前「中華戰略學會」的現狀就是這樣子，你那天也去學會看了，過去「中華戰略學會」剛成立的時候是很風光的，那個時候光是會本部至少有二、三十個人，還設立很多組，什麼總務組、研究組等，裡面有秘書長，那岳天將軍就當過秘書長，秘書長、副秘書長，好像還有一段時間有副會長，副秘書長是一定有的，那時候人很多，要上班的，開飯起碼要開兩桌。以後慢慢減少，到現在學會還有幾個人？連理事長算上還有四個人，辦公室只有謝台喜、劉榮傳、陳偉寬三個人，加理事長四個人。從以前二、三十個人到現在四個人，我在的時候人還稍微多一點，大概有六、七個人。

問：將軍在代理執行秘書的時候學會的會址在哪裡？

答：就在杭州南路，但不是在這裡，搬過二次家，現在在這裡時間比較長，最早找了一間房子很小，容納不了幾個人，其實本來人少也無所謂，那時候在杭州南路靠仁愛路的那一邊，然後就搬到這裡。這裡是夏功權理事長介紹的，廉價租給我們的，到現在還是這樣。

問：將軍那時候代理執行秘書時，政、經、心、軍各個研究會等於已經都經集中到總會來了？所有會務都是總會在運作？那麼將軍您那時候等於是總會的軍事研究會的執行秘書？還是已經不分了？

答：各研究會都沒有了，也已經不分了。還是以研究軍事為主。

問：換句話說，政、經、心都的研究比較淡了？

答：現在「中華戰略學會」以研究軍事為主，研究經濟的很少，研究政治的也很少，心理的更少。

問：早些年軍事研究會跟三軍大學很密切，過去的資料顯示三軍大學的校長一定是副理事長，我也發現退輔會的主委通常擔任副理事長，一直到第五屆才中斷，這種關係是自然形成的還是刻意去安排的。

答：這個是這樣的，我剛才講「中華戰略學會」把三軍大學當作班底，到了三軍大學不支援中華戰略學會的時候，我們就找退伍軍人協會，它是屬於民間機構，楊岸邊就是退伍軍人協會的，他在退伍軍人協會也是執行秘書，就將退伍軍人協會作為「中華戰略學會」的班底。

問：那現在跟退伍軍人協會還是這種關係嗎？

答：現在也沒什麼關係，倒是跟退輔會搭上一點關係，這是以後的事。退輔會每年大概支持兩季季刊的發行，我們一年四季的季刊，有兩季它支持，現在還是這樣，大概是下半年的兩季，給他們作宣傳，大概是這樣子，都有利害關係。我記得有一次審查季刊論文，有兩篇文章不要登，後來有人說這兩篇文章不登不行，因為是跟退輔會有關的文章，如果不登退輔會的文章，退輔會該季的支持就沒有了，所以就把它登上去了，我對這個事情還有印象。

問：所以多多少少跟你的支持單位還是有一點關係？

答：那當然。

問：將軍您是否擔任過編審委員的角色？

答：季刊就有編審委員會，我是編審委員會的成員。

問：那麼在編審這些稿件，徵稿或者是審查這些稿件有沒有什麼特定的想法？特定的問題意識？

答：它就這樣子，我們有一個徵稿須知，你要寫什麼，寫稿的人都會注意到，你如果亂寫社會的花邊新聞，什麼誹聞往上寫當然不登了，你隨便亂寫社會新聞那恐怕沒辦法用。

問：將軍您在看這個環境的變化，如政治環境的變化，國際環境的變化，你們自己的想法跟看法和學會的想法跟看法有沒有改變？簡單來說，是不是有一個時間點，例如民國六十八年的時候寫的文章到七十幾年寫的文章大概都在講我們要光復大陸、反共復國，那麼到什麼時候變成我們希望和平統一這種論述？有沒有什麼特定的想法，有沒有什麼改變？

答：這倒沒有，我們好像是訴諸自然的，我們沒有說在哪一個時期你特別要在這個論點上發表意見，沒有規定，是自然形成的，你寫來的東西我們看不會違反國策，違反現在重大的政策，那都可以寫，言論自由嘛，不要約束得太厲害。

問：學會如果面對一些人用你比較不喜歡的言論來挑戰時，學會面對這種轉變時自己是維持一致的看法還是有何策略？

答：像如果寫得太過分了或是言論有一點歪曲事實我們可以不用，打回票的論文也有，但不常見。

問：也就是說學會的中心思想也是有？

答：對，還是有，但也不是說一定要反共復國，過去是說反共復國，現在你只要不違背善良的風俗，你寫出來的東西對社會大眾只有益處沒有壞處都不會拒絕。有的時候亂開黃腔那些拒絕的也有，不登的也有，不是來者不拒。

問：學會過去有沒有審到一些來挑戰尺度的，比如說贊成臺灣獨立的文章？

答：這倒沒有遇到過。也沒有非常主張統一的。都是走中間路線的。就是比較偏向維持兩岸現狀、和平的這些研究。

問：將軍在「中華戰略學會」也好多年了，您是否有參與戰略研究？您做戰略研究有沒有特別的心得？

答：我們對於抗戰的研究這方面很少，有時候只是蔣緯國將軍提到這個問題，大家拿來討論，是不是真的有這回事或者正確不正確，類似這樣的討論，說實在話，既然蔣上將把改變作戰軸線的這個狀況已經定位是老總統的決心了，誰又敢討論？誰也不敢討論啊，也不好討論，不過這個東西在我個人的看法，是有可能，有人說這個是老總統以後再來編的，我為了這個事情提出報告，我也寫了一篇文章，我說那個時候老總統要改變作戰軸線他的著眼點是什麼？第一個他能夠公開講嘛？當然不可能公開講嘛，所以有人說這個是後面的人編的，那如果當時老總統公開講了，那麼後面的人都不會講是後人所編的，我說那個時候老總統能這樣講嗎？我們那個時候為了要抗戰，我們要到大後方去，持久作戰，你要有持久作戰的條件啊，也要有持久作戰的人力和物力，你沒有人力和物力拿什麼來持久啊？我們在民國二十幾年抗戰的時候很多的東西都在東南沿海，工商業，工廠啊，這些建設都在東南沿海，內地有什麼？內陸幾乎沒有什麼東西，這些東西不搬過去的話，例如南京有個兵工廠，兵工廠如果不搬到後方去的話，你連手榴彈都做不出來；被服廠不搬過去的話那麼阿兵哥連衣服都沒得穿，這是必然要做。那時候老總統連這些問題都考慮不到嗎？如果考慮到了，那麼這些東西一定得要往後搬，但是要怎麼搬呢？只有把日本人擋在華北，但是上海還沒有戰爭，還很太平的、安然的，你能搬嗎？日本人都還沒打到上海來你就搬，就把上海的東西往後撤了，這不是影響全國的民心士氣嗎？一槍都還沒打你就搬家就走了，所以非要把日本人引到上海來打不行，在把日本人弄到上海來打的這個狀況下，你把東西往後撤，老百姓不會怪你，這些狀況委員長那時候他當然是考慮到了。我們那個時候東南沿海都比較富庶一點，而內地比較貧窮什麼都沒有，四川一個工廠都沒有，你不把用於作戰的東西搬到後方，那麼臨時製造什麼？那時很顯然的國際路線都斷了，除了從西北蘇俄還可以支援我們一點，其他都在南邊，人家想支援你也支援不了，所以日本人打我們的戰略就是要把你東南沿海整個封鎖住，最近我在研究「桂南會戰」，日本人為什麼要打「桂南會戰」？他那就是要讓你從越南、緬甸西南面進來的東西進不來。我們研究野戰戰略就講截斷敵人的補給線，小的來講你一個會戰把敵人的補給線給截斷，後方的東西就支援不過來，補給線不只是從後方運東西過來，還有你必要的時候逃命的路線，你前方需要的東西，傷兵傷患還要往後運，不只是光後面往前來的，所以那個補給線多重要啊，補給線一旦中斷戰力久沒有了，所以西南面的桂南會戰就非常重要。可是我們一般研究很少討論這些問題，尤其是現在我們對抗戰的問題根本就不談了，很少在討論了。

問：那麼現在學會的研究是比較偏向哪一方面？最近這幾年將軍在執筆寫的有什麼？

答：我自己很少寫文章，岳將軍還在學會的時候，軍史學會開會要我寫一章，那時候岳將軍逼著我寫，那個時候我替他寫過幾篇。

問：軍史學會曾經有跟「中華戰略學會」在一起過嗎？

答：沒有。軍事史協會是以前的戰史學會，在老總統時代有戰史學會，都是中央少數幾個人，幾個要員在戰史學會。後來老總統過世後慢慢的戰史學會就式微了。後來改稱軍事史學會，範圍擴大一點，戰史只限於研究戰史，軍事史則包括所有軍事的東西都可以研究，現在這單位過去是由史政局來籌辦的，現在同樣的狀況被民進黨說「史政局怎麼可以管這事」？現在也變成民間的單位，史政局還暗中幫忙，他一年也開一次大會，也開過幾次學術研究，我也是他們的會員。

問：將軍您擔任季刊的編審工作，現在《中華戰略學刊》的投稿人是自己的會員比較多呢還是外面從事學術研究的也有？

答：據說外面的研究生最多，大學畢業的研究生要想寫論文，我們的學刊中，真正「中華戰略學會」會員投稿的沒有幾個。很少，都差不多是外面的人。那些投稿的人拿來我一個都不認識。

問：他投稿的時候有說他是誰吧？比如說背景啊，他的身分啊？

答：有，他會寫他是什麼人，他是做什麼工作，有的人沒寫，大部分都有寫。都是學術界的人，一般老百姓沒有人投稿。

問：他們投稿來審完以後會不會叫他們回去修正？修完再寄回來。

答：也有，這種情形不多，有的稿子需要大修一下。我們這邊對於審稿不刁難，只要他不過分，我們都多半建議採用。說實在的，你這個也不用那個也不用，你就沒有可以刊登的。

問：將軍那您面對這種問題會不會有「創會容易守成維艱」的感覺及體認？

答：世態炎涼，當初「中華戰略學會」剛成立的時候那多少大員是我們這裡的會員，那個時候剛開始我們還沒有資格進入學會呢，以前那個時候我所瞭解的，像宋長志、宋楚瑜，還有很多政府的大員都是我們的會員，一開始那些沒沒無聞的根本都沒有，那個時候為什麼這樣呢？還不是看了蔣緯國，蔣緯國後面是誰？老總統嘛，假如搭上蔣緯國，總是有好處嘛，所以那時候有很多捐款、加入會員，那時候非常多要員，大人物非常多，經費也非常多，剛開始的經費，那個時候有兩千萬是很大的數字了，可是後來經費處理也沒處理好，我也不在會裡擔任什麼職務，經費怎麼處理我也不瞭解，耳聞有人拿了這個錢去放利息，這個去放利息也無可厚非，拿去放利息也好，可是壞就壞在這個地方，不可靠。一開始拿了人家不少的利息，但是以後不可靠，聽說連本都拿不回來，所以經費有困難了，一般的會員對會裡的事物也了解不多，你除了當幹部或經手什麼事情才會了解比較多一點。

問：學會在國內的政治環境，不同的總統不同時期，將軍的看法或學會的立場有沒有什麼改變？

答：經國先生當總統的時候他對於緯國先生是你管你的，他不太干涉「中華戰略學會」的事，有時候召開別的會議兄弟見面，緯國先生喜歡發言，經國先生就說你不要管，你就管你的戰略學會就好了，他的態度就是這樣，到了李總統跟緯國先生處的不好，就有打壓的味道了，到陳水扁時代更是打壓，狀況就是這樣，是越來越困難。現在換了馬先生當總統，他雖然不能說支持你，但至少他不會反對你。

問：學術界對中國的研究不同時期區分有不同的階段，學會對中國的研究有何改變？

答：最早對中國大陸的研究根本與「中華戰略學會」沾不到邊，我沒有聽說過「中華戰略學會」參加政府的什麼，沒有。「中華戰略學會」本身就這樣，自經國先生以後的時候這些人物都是很平民化了，沒有位置很高的人或者很深的人來，對大陸上的研究「中華戰略學會」都沒有參與，政府要研究都是政府的那些單位，「中華戰略學會」是民間的，我沒有感覺到政府要「中華戰略學會」作什麼樣的研究，這個沒有，它就是把你當作一個民間的學術研究單位，你是一個學術研究單位，大陸那些問題千頭萬緒，那你能研究什麼？所以這個我一點也感覺不到。現在也還是如此，現在譬如說兩岸孫子兵法研究，那是我們站在學術研究的立場，我們關起門來在臺灣自己研究，何妨與大陸連在一塊兒，孫子是我們尊崇大陸也同樣尊崇，我們共同研究，這個是我們有的，李啟明跟他們一起研究過，這個有，其他倒沒有什麼。

問：將軍您自己的中國觀，您是在大陸出生的，然後從大陸來到臺灣，這樣一路走來，您的中國觀與對中國的看法是什麼？中國是個威脅還是挑戰？是敵人還是朋友？

答：這個大陸的變化，在大陸完全被共產黨控制的以後，初期很長一段時間，在它所謂改改革開放以前，我是反對的，因為那個時候它所做的事情什麼「三反五反」、「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它的這些處置與這些措施完全違反我們中國的文化，我是反對的，但是它自從改革開放以後，它整個一百八十度改變了，它從前要把孔老夫子的什麼線裝書都到毛坑裏頭去，它現在尊孔了，也認為要發揚中華文化，在過去根本沒有聽它們談到什麼中華文化，但是現在它們也是開口中華文化的閉口中華文化的，幾乎跟我們差不多，味道差不多，這個時候我不反對，而且我認為兩岸走得越近越好，甚至於最終我還是希望統一。統一對我個人來講一點，有一點好像是很難解釋，我不願意做一個小國家的國民，我願意做一個大國的國民，你想我們中國合起來一個國家，又強又富，可以做這麼一個國家的國民很光榮，你在臺灣，你叫我做臺灣國民，叫我做臺灣人可以，做臺灣國國民可不行，要做中華民國的國民，我在臺灣已經六十年了，將來幾乎也就是終老在臺灣，我這個大中華、大中國的觀念始終是勞不可破的。我就希望統一，但是不要勉強統一；要順乎自然，水到渠成，不要強迫統一，強迫統一不行，所以以前聯合報上那個有幾個理論談那個兩岸的問題，一個是筷子理論，一個屋頂理論，一個是杯水理論，這三個理論我都很欣賞。這杯水理論它講：中華民國就是這個杯子，水是臺灣，杯子存在水就存在，杯子不存在水也就沒有了，這是杯子理論。第二是筷子理論：一雙筷子，你聽其自然分開來兩邊，不發生作用，你把它綁在一起，綁得太緊，也發生不了作用，唯有就在你的手腕掌握之下運用自如，在這種狀況之下才能發生作用。第三是屋頂理論：屋頂理論是什麼呢？兩岸等於是兩個房間，房間是分開的，上面加個屋頂，那就近得多了，屋頂理論與筷子理論有一點近似，就像是像現在兩岸還不能綁得太緊，那個意思是馬上統一，但是要統一的時候就是屋頂理論，它這個邦聯性質或聯邦性質就是在講這個。究竟兩岸怎麼走是很難說的，但是在我來說現在看的這個狀況，再衝突、再回到以前的那個狀況劍拔弩張兵戎相見，也不可能，也不會有了。凡事維持現狀兩岸都有好處，我覺得這個杯子理論很好，你這個中華民國不存在你臺灣還會有嗎？臺灣馬上就給中共拿回去了，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問：將軍您曾經擔任過學會裡面的專案執行秘書，剛好在一次精簡會員的變化之後才接任這個秘書，將軍曾經歷幾次學會的精簡？

答：我倒是沒有參與這些事，會本部要精簡到多少我也管不了，我也不是秘書長，我在學會的時候大概有五、六個人，那個時候岳將軍每天到辦公室去，他什麼頭銜都不要，但會管學會的事，你請他來當秘書長好不好，他不幹。但事實上他又管事，我們什麼事情還是要請示他，那時候幾個人除了他以外我們還有一個行政組長叫段流河，行政組除了組長還有一個小姐擔任打字的，那時候不像現在電腦那麼方便，只要會用電腦什麼都自己來了，不用打字小姐。那時候一個組長、一個小姐兼行政助理，最早還有一個士官，等於打打雜吧，過去跟蔣將軍很久的一位退伍的傳令兵，加上我一個、岳將軍，大概四、五個人，我們那個時候也蠻好的，現在就只剩下三個人了。

問：那現在學會只剩下三位，其他人就是要開會才來？

答：我們現在開會就制度上第一個就是理監事會，我們每三個月開一次理監事會，我們還是有理監事會的組織，有理事多少人；監事多少人。再一個經常的會議就是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就是找會員和外界的人，人數多一點，反正會內的會議室，能夠容納多少就多少，你那天去的時候是開編審會，十四號那天洪陸訓來做學術研討會，我們現在經常開的會一個是理監事會、一個學術研討會及季刊的編審會。這幾個會是固定要開的，其他的就臨時有什麼事情召集會議則很少，這多少年來也有碰到過臨時召集的，會務的狀況就是這樣。

問：理事長是多久一任？三年一任嗎？

答：過去兩年，現在是三年一任。蔣上將在做的時候一做就連著幾任，但也有任期，到時候他也要下來。

問：將軍對「中華戰略學會」的未來有何期許？有什麼樣的發展？會員會不會有世代交替的問題？

答：現在會員還有四、五百個，每年開一次會員大會。

問：現在會員的年齡層？

答：現在就我所知道新進的會員不踴躍，不多，因為新進的會員我們每次開理監事會時秘書長謝台喜他都會報告，我們有哪些新進的會員，有哪些人退會，不退會的，是永久退會。最近沒有聽到謝台喜報告我們新進會員多少，現在會員是靠人家介紹，要兩個人以上介紹。

問：所以他的組成還是退役的將校比較多是嗎？

答：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還是退役的將校比較多，外面的老百姓也有。

問：剛成立的時候聲勢很浩大，什麼市長啊、部長啊都參加，大學教授及校長都很多。

答：隨著蔣先生過世就越來越少。那時候他們都看著蔣緯國的面子來，因為參加這個學會可能抬高自我的身價，至少對工作、前途都有幫助，有這種觀念。中華戰略學會我們現在講是白頭宮女話當年，不堪回想啊，現在這個狀況就已經是……維持這個狀況就是自然發展嘛，你現在還希望有什麼樣子的人物進來當會員也不可能，現在能不能從政府拉一個官員把他介紹到我們這兒當會員，不可能，也不會來。

問：所以「中華戰略學會」現在的環境來講跟黨政的關係不是很密切，還是從以前到現在，和黨、政、軍之間的關係？

答：沒有什麼特別拉關係，就純粹一個民間學術團體。最近因為輔導會也支援一點。

問：最近國防部比較淡出，輔導會走得比較近，其他還有沒有哪些學術單位或機關？

答：其他的沒有，過去淡江大學還有會員，好像還有一點來往，其他好像沒有一個學校，在我們文件來往經常看到淡江大學，現在其他學校的名字根本就看不到。淡江大學裡面好像也有一個戰略研究所。

問：將軍您回過大陸去看過沒有？跟中國大陸這邊有沒有什麼學會對學會特別的互動？

答：我回去過好多次了，謝台喜去過幾次，還有李啟明將軍他也回去過幾次，就是研究孫子兵法的時候他們去，兩岸共同研究孫子兵法，互動沒有，他們沒有人來我們這裡，學會這邊只是個人去的，他們那邊也有對孫子的研究，是全國性的。

問：自從兩岸開放以後很多的大學都跟中國大陸這邊的學校有交流及互動，比如說利用寒暑假邀請教授到大陸去訪問，那麼學會這邊有沒有？

答：外面普通學校有被邀請到大陸，大陸也有被邀請過來的，中華戰略學會沒有，我們「中華戰略學會」跟他們那邊也沒有一個對口單位，他們沒有一個專門研究學術的單位在那裏，我沒聽說過，假如他也有一個專門研究中華戰略的研究單位，這樣還容易互動一點。大陸上他是與政府一體的，我是陸官二十二期的，我們有同學會，我們畢業以後大陸上有留同學在大陸上，三十八年九月畢業，我剛才講的到臺灣來有四百多人，留在大陸上沒出來的人更多，我們二十二期的同學會跟大陸的同學會，大陸也有一個同學會，也就是校友會，有幾個人是我們二十二期的，去年還是前年到臺灣來訪問，二十二期的年紀都很大，後面的也沒有了，再往前面算，二十期的年紀都很大，也沒有了，他們男的女的來了好幾個人，都是什麼人呢？都是他們那邊政府的幹部，陪著我們兩個二十二期的同學到我們這邊來，那時候我正好當同學會的會長，我們也邀請了幾個人，九個人好像，結果哪有同學會的味道？就兩個同學，我們倒是好幾個，大陸上他動不動就是統戰，都是做統戰性的，其實有時候他統戰我們，我們也統戰他嘛，一樣的道理。

問：將軍有沒有到中國大陸參加什麼會議？同學會、校友會之類？

答：我一共去過大陸十一次，我都是探親和旅遊，旅遊還多一點，探親時我完全不跟他們的幹部接觸，我就是剛剛開始回去的時候是探親，那時候還不是旅遊，純探親。

問：將軍府上哪裡人？

答：我是江蘇徐州。後來我家人都住在江南，靠近上海。我第一次去的時候還跟他們的鎮長還有什麼委員見面，只是禮貌上的互訪，他來看我，爾後我就禮貌性的回訪，沒在一起吃過飯，他也沒有請我客，我也沒有請他客，以後第二次、第三次回去，見得到面就見一見面，沒見到就算了。再以後回去我都不回家了，光去旅遊，不來往。